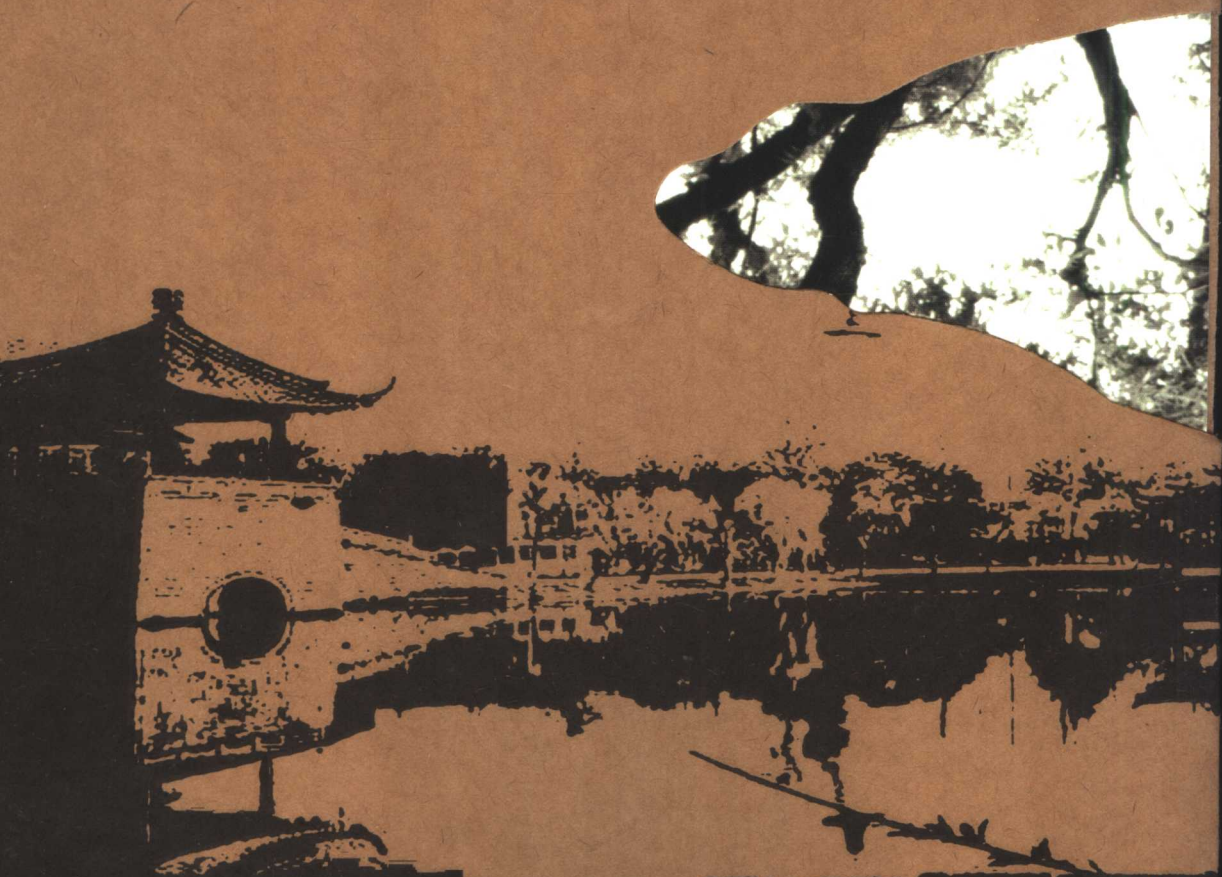


读图时代

# 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

【杭州卷】



中国画报出版社

# 【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

湖山有幸



读图时代

撰文·摄影◎国绘朱喆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杭州卷·湖山有幸/读图时代编.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5  
ISBN 7-80024-873-9

I.中... II.读... III.名人-故居-简介-中国  
IV.K9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4946号

---

读图时代·中国名人故居游学馆

## 湖山有幸——杭州卷

责任编辑:瞿昌林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10004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编辑部电话:(010) 88417356 68412664

发行部电话:(010) 88417417 88417418 68414683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责任印制:敖晔

开 本:710×960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110千字

图 片:220幅

版 次:2005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24-873-9

定 价:28.50元

## 序言：重拾湖光潋滟处 路过山色有无中

这是一本关于西湖边故人、故居、故事的书，写书的，却是现在西湖边的两个人——一个留人，一个过客。说到底，其实无非是路过的人，住着的人，住过的人，和一直都在的西湖。我们必须感谢西湖，它既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安抚着南来北往的过客，更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停下来不走的人。而正因如此，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可以暂时停留在这湖边，从里、从外，静静地看着这一直都在，且一直都在变的西湖。

### 重拾湖光潋滟处

在去上海读书以前，作为一个杭州人，我虽然也知道西湖好，但更多的是沉浸于其中的慵懒，从未主动去发现它具体好在哪里。西湖的四周只不过是我儿时和父母散步的场所，是读书时逃课的最佳去向，是和初恋女友坐着聊天到街灯黯淡的背景。

这次从上海回来，太久地穿梭于密布的高架下，太久地在地铁中挤上挤下，太久地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太久地远离真正的山水，我才明白生活在杭州的难能可贵。而通过造访每个故居，我接触到了太多以前没有到过的角落，才惊喜地发现，尽管西湖已经在我骨髓里，但我却忽略了它太多的风情。

上海的小资们流行看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EL)。我素来鄙夷小资，惟独同样钟爱DISCOVERY。于是此次途中，合作者笑称我将要REDISCOVERY 一遍西湖了。确实如此，以

前用来打牌的金沙港，现在我可以带着酷爱京剧的父亲来瞻仰盖叫天了；以前讨厌的喧嚣的花港观鱼，现在有了一处分外幽静的蒋庄；以前号称爬遍的葛岭，现在才找到个陌生的角落；也终于发现了一直敬仰的诸多教育大师们在杭州生活的痕迹；还顺带着勾起了一些几乎忘却了的儿时记忆，可谓收获颇丰。

当然，最珍贵的，还是我终于能再度更深地贴近到西湖的怀抱之中。

### 路过山色有无中

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对于西湖，我不是个游人，而只是过客。

对于我，西湖就像一个最为熟稔的梦境，最为亲切的故事，最为遥远的前尘，最为清晰的迷幻。它是一个还未到达就已烂熟于心的典故，还未谋面就已经了然于心的惊艳。就像西湖边的故人们于我的探访——似是而非、忽远忽近。因为有太多牵挂、揣度和遐想，即使是初遇，也总仿佛旧梦重温。

而一旦真正到达，它却褪去了所有预想的光华，只剩下那些四处密密麻麻的文字依然还让人齿颊生香。我曾经几乎以为那只是空洞的文字的躯壳，因为真实的西湖让我失望。什么是真正的西湖呢？在湖上坐坐船吃瓜子，在新旧十景逛一逛，在各种文字、塑像下合影留念，在无处无人的湖边听各种嘈杂的方言？或者是身陷这些红尘喧嚣之中而又无处可逃？

我并不能知道真正的西湖是什么，但我知道，它至少不仅仅是如此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是中国最古老又最为成功的城市公园，其营造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参与者之群策群力，都堪称奇迹。在中国，可能我们再也找不到哪个城市像杭州一样，和一个湖的命运如此唇齿相依。自秦代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经2200余年，以唐代“六井”为起点，经过唐、吴越、宋、明四个阶段的韶华鼎盛，城和湖

一直在相互进行着自我营造。分不清孰先孰后，有山，有湖，有人来，有人走，有人留，最后，就成了这样的西湖，这样的杭州。

人们常把杭州与苏州并称天堂，而西湖的天然之胜自然也就对应着园林的人工之绝。但事实上，所谓“天然”的西湖却不折不扣地是一个伟大的人工湖。从白居易的筑堤开始，钱塘湖已经由天然湖变成了人工湖。接下来再由水利工程逐步发展为风景名胜，西湖与杭州的城市化进程越发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终在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达到顶点。

“江山还要伟人扶”。既然连杭州最引以为豪的“天然山水”都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那么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湖边上来来回回、停停走走的那些人对于它的意义呢？没有那些一提起西湖就会想起他们，或是一提到他们就会想起西湖的人，西湖也的确仅仅是一个大点的公园而已。没有那些文字上的、丹青中的、粉墨里的、茶余饭后传说里的西湖，没有那些形形色色的西湖人物，西湖也就是一碗没有回味的糖水而已，而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总令人萦怀的所在。

在西湖，我总像是在迷路。因为有太多历史、传奇和变动的现实掺杂在一起，又都被一种轻描淡写，甚至懒散缱绻的“杭州气味”所解构。西湖自是阅尽沧桑，波澜不惊。然而湖边总有些人竟自执迷不悟，生生不息。他们和西湖一样悠然，但却是西湖那种令人沉溺的闲散中，惟一存留的坚持。当我与他们在西湖相遇，迷路的我听见了那样的声音，于是寻声而去。而闲散的我所能努力的全部，只是经由他们的痕迹，去抚摸流动的时光，去映见所谓的历史和现实。

# 目 录

## 序 言

### 第一章 西湖的“里”，北山的街 /1

- 且听风吟，林下入眠——林风眠故居 /1  
粉墨春秋，豪情叫天——盖叫天故居 /15  
空山夜雨，栖霞宾虹——黄宾虹故居 /33  
月沈秋水，音绝七弦——史量才、沈秋水故居 /44

### 第二章 风过西冷，雪残断桥 /53

- 曲园春在，逢人说梦——俞樾、俞平伯故居 /53  
西冷片石，明月前身——吴昌硕故居 /62

### 第三章 西湖之外，潮到钱塘 /71

- 红尘炽处，究竟清凉——弘一法师故居 /71  
南缘北梦，幻笔自由——陈端生故居 /83  
气结殷周，天成铁石——潘天寿故居 /93

### 第四章 湖山之间，市声之中 /103

- 情多酒醉，风雨茅庐——郁达夫故居 /103  
懵懂少年，缘缘前生——丰子恺故居 /113  
丁香空结，青鸟不传——戴望舒故居 /121



## 第五章 宦海商界，红顶布衣 /129

- 机声茅店，人迹板桥——都锦生故居 /129  
侠骨空负，国事堪托——张静江故居 /139  
满城风絮，一身憔悴——胡雪岩故居 /147  
不拘一格，剑气箫心——龚自珍故居 /161

## 第六章 燕园故人，浙大旧友 /169

- 清雅遒劲，一代儒宗——马一浮故居 /169  
文映秋月，身逸孤山——蒋梦麟故居 /177  
有意桃李，无心龟鹤——马寅初故居 /185  
黯然一别，生死两湖——司徒雷登故居 /193

## 第七章 文理辉映，桑梓留名 /201

- 生随光影，魂系江南——夏衍故居 /201  
笔达汉魏，寿如金石——沙孟海故居 /211  
惊涛易跨，草庐难留——茅以升故居 /217  
琴音可鉴，燕能双飞——钱学森故居 /223

## 后 记 /230





## 第一章 西湖的“里”，北山的街

### 且听风吟，林下入眠

——林风眠故居

这是一个渚清沙白鸟飞回的世界：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断雁只默然西风，芦荻却山雨欲来，眉眼清渺的仕女如日照的蓝田。当然，还有尽染的层林，枝上繁花般的麻雀，桌上的瓶花总仿佛被高烛夜照，而满纸的线条都只是那白鹭翅上的羽毛。当然，还有那些几何化结构鬼魅般光影的京剧场景，那些几分马蒂斯几分毕加索的抽象又灿烂的女人。

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它分外澄明沉淀，又分外神光离合。



◇ 林风眠故居  
门口的小径

连这“分外”，也用起来又分明，又平静，又妥帖，不是平地惊雷，而只是信马由缰，停车坐爱，于是自己也化在风里，成为那醉红自暖中的一片。而我们，是那只孤鹜，那只麻雀，那些芦苇，那些瓶花，那些台上的水袖眉眼，那些乡间的村舍炊烟。处处青春烂漫，细细日积月累，而刚刚描画得当，正待风声水起，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被风中絮语，



◇ 1926年的林风眠

水中光晕，暗暗地催眠入睡了，却又从来难得如此的清楚明白。

那些沉静中的，寻常又异常的生机，没有喧闹，只是盎然；也许孤寂，仍是温暖。

对不起，差点忘了，你正在听。

如果你听不懂我的说话，我真的分外抱歉。——那不是我，而是风。

我只是被风催眠的某一条光线。

而无数这样的光影与线条，就在那个人的画里。那是一个寂然无声的世界，却时刻日暖生烟，暗香浮动，轻描淡写地抚平了理想与现实的界限，也不动声色就催眠了带路寻人的我。

我说的人，是林风眠（1900—1991）。

这是我们在西湖的第一站，而我注定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游。我在去第一站的特快上就迷路了，梦里草木清香。而从幻想的水墨世界里醒来，车已到站。那些草木香却还分明在四下弥漫，分不清是从梦里溢出了梦外，还是从梦外浸入了梦里。

我站在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路口，杭州植物园的大门就在侧对面。由于一路都是林荫，街上的车水马龙都闹腾不起这里的清幽。此时此地的杭州，是不见西湖的杭州，却异常神清气爽，反没有大日头下湖边蒸腾的粘稠。



我在层层绿色的空气里看过去，一眼可以看见对面那个不深不浅、不大不小的院落。已经有了足够遗世独立的景深，但还是安安静静地在这世间坐着。

忽然让人想起传说中的一种鸟，甘愿敛了双翼，舍了青天，栖息在这温暖又波折的世间。

院子门口守着一块大石头，上面有字迹如青苔微濡，那是吴冠中的题字——“林风眠故居”。由林的学生吴冠中来题这个字，真是天造地设的合适。我和脚下的小径一起从门口伸延而入，那幢西式二层的青砖小楼立在尽头的树荫里。暗朱色木框的玻璃窗落落大方地列在小楼四壁，通透着内外的光线和空气，更像是一个明净温暖的鸟巢，透着青春的欢喜。

1928年春，年仅28岁的林风眠应蔡元培之聘来到孤山，就任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杭州国立艺专）首任院长。1934年，他

在玉泉马岭山下建造了这座拥有客厅、卧室、画室、露台、地下室和草地的西式私寓，取名玉泉居。在这幢小别墅里，大师度过了他西子湖畔的青壮年时代。除抗战时随学校迁往四川外，直到1951年离杭赴沪，他在这里居住了十余年。

从小楼南面那段短短的台阶



◇ 林风眠作品《樱花小鸟》，约作于20世纪60年代

走上去，墙上悬着的又是吴冠中的“五字题匾”。这一次，是刻在木头上的，棕黄本色的木纹，衬着墙上青砖错落的线缝，有种朴素清朗的温存。正门里迎面墙上一方大镜框，里面是那篇有名的“林风眠自述”。这样的“述”，是我每次一想起来都要禁不住掉眼泪的。

“我出生于广东梅江边上的一个山村里，当我六岁开始学画后，就有热烈的愿望，想将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清清的小溪、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我感到万物在生长，在颤动。当然，我一生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理想的实现。记得很久以前，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现在，我已活到我祖父的

◇ 故居正面





◇ 林风眠（前排左五）  
与杭州国立艺专教师们  
在超山吴昌硕墓前

年岁了，虽不敢说是像他一样的勤劳，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林风眠”。

而那老人，就在右侧墙上温悯地看着我。那是一张老人晚年的画像，幽暗的背景中有他笔下的各种花鸟人物。穿着白衬衫的老人家端坐着，眼若清泉，含着汨汨的会心与慈悲。

一楼左边一间是原来的客厅，现在成了陈列室。右边一间是曾经的卧室，家具仅一椅两方橱，橱上有两张林风眠法籍妻女的黑白相片。甬道的墙壁上都是先生的小幅画作，小张的《宇宙锋》在一个暗处如脸谱焕发出光亮，顿时使室内添上了移魂换影的鼓点。但也是明朗的，如午后的阳光在细细喧哗。爬上窄而高的楼梯，二楼是整间宽敞明亮的画室。家具仅一床榻一画案，阳光照在单人床榻的白被单上，仿佛正在睡眠里温和地呼吸着。顶壁、墙面和地板都以本色木纹板拼嵌，四壁的方窗两两相对，透进明净的光线。而风从窗外的树荫下钻过来，在厅堂里四处飘扬。

阳光，阴凉，树影，草香，透明的空气，简单的温暖，住在这样房子里的人，应该曾经有着怎样的一种幸福？



◇ 故居客厅，现为陈列室



◇ 故居卧室，壁橱上两张黑白照片为林先生的法籍妻子及女儿

但事实上，玉泉居里的林风眠，并不全如此情此景般清静自如，也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寂寞隐士。恰恰相反，这是最轰轰烈烈的一段人生。他曾在这里拔剑四顾慷慨激昂，又在这里敛羽闲止内省静听，他离开这里去嘉陵江边面壁，又再从这里去海上的孤楼里“隐居”。唯一不变的，是他手里的画笔，也许，那是继承了

他祖父刻刀的意志。最终，那水滴石穿的风眼体开始飘然而至。

隔半个世纪后沉淀的笔墨往前看，那些我们所以为的卓然天成，我们所向往的悠然南山，原来都曾经历那么多的沸腾和磨砺。而其中所有线条的曲折，所有墨色的层叠，所有风声的脉络，所有情绪的路径，我们都已经无所追溯，无所了解。

但是，如果一定想去懂得，倒是就该在这西湖边的玉泉。

让我们解了缰绳，散了行囊，姑且就这么坐在林子里，去静静地听，听那些风声的线条。



◇ 通往二楼画室的楼道

想通过一篇小文来完整地勾勒出林风眠，当然全不可能。在近代中西融合派画家 中，林风眠无疑是特别的——作为中国近代两所国立艺术学府的执掌者，他早年曾风风火火地提倡过“走上十字街头”的艺术运动，而后再似乎截然相反地回到“象牙塔”中；他的于世的“不合时宜”和于画的备受争议；他的默默无闻的半隐生涯与声名鹊起的终老岁月；他作品中那难言的孤寂和无尽青春……似乎都让人又费解又隔阂。



◇ 二楼画室一角



◇ 画室整齐的陈设

而当事人却只是宁静而痴狂地画着，让这些笔底的事世也都最终从容平静如青瓷。

而西湖边的玉泉，也许正是那个窑变的临界点。

1924年，林风眠在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水墨画《生之欲》。这幅初步体现他“将东方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形式溶为一



体”的艺术主张的画作，正和蔡元培“学术上调和与民族上调和”的主张相契合，深得蔡的欣赏。经其推荐，年仅25岁的林风眠于次年回国，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对于天真热情的林风眠而言，这是他实现“融合中西艺术”、“艺术救国运动”理想的最佳土壤。他发起组织了“北京艺术大会”的艺术展览，宗旨是“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

这位年轻的艺专校长如同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战士，希望通过艺术运动的冲击来改变现实的黑暗。

但斯时斯境，这次艺术大会注定是一幕艺术运动悲剧。它的最终流产使林风眠大为失望，但并没有熄灭他的热情——他决定以“决然的态度，向新的方向，继续努力”。1927年7月，奉系军阀入据北京，林风眠倡导的艺术运动被扼杀，他愤而辞职，开始与蔡元培筹备民国政府的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

1928年春，林风眠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的孤山建起了国立艺术院（杭州国立艺专）。这里的教育方针秉承了他的一贯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林风眠任校长兼教授，林文铮任教务长，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为中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王代之为艺术院驻欧洲代表。其余像蔡威廉、潘玉良、李风白、方干民、李苦禅、刘开渠、姜丹书等，都是当时的骨干。杭州国立艺专开始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一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艺术学院，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艺术人才。

不过，此时的林风眠最为关心的还是艺术运动。他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创办了相关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这个以“艺术改

◇ 北京艺术运动大会时的林风眠（中带帽者）

